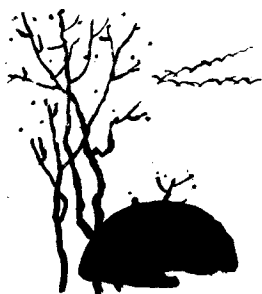


东方红

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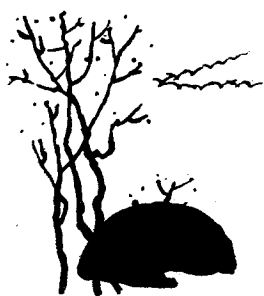




东 方 紅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东 方 紅

下

康 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书描述了河北某地农村从1957年春天至1958年春天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其中突出地反映了人民内部的种种复杂矛盾，同时也交织着敌我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自然灾害的矛盾。小说从这一系列矛盾冲突的发展进程中，展示了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和随之而来的农业大跃进的澎湃热潮。作品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阔，开掘了人民内部矛盾和人物个性刻画等方面作了许多新的探索。

封面画：柳成蔭

东 方 紅

书号 1706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563,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5\frac{3}{16}$ 插页 4

196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01—50000 册 (共四册) 定 价 (3) 2.35 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誕生，总是要伴随一場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傳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風平浪靜的情况下出現的，它要求我們共产党人向着背上背着旧制度包袱的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耐心的生动的容易被他們理解的宣傳教育工作。

——毛澤东：《一个整社的好經驗》一文按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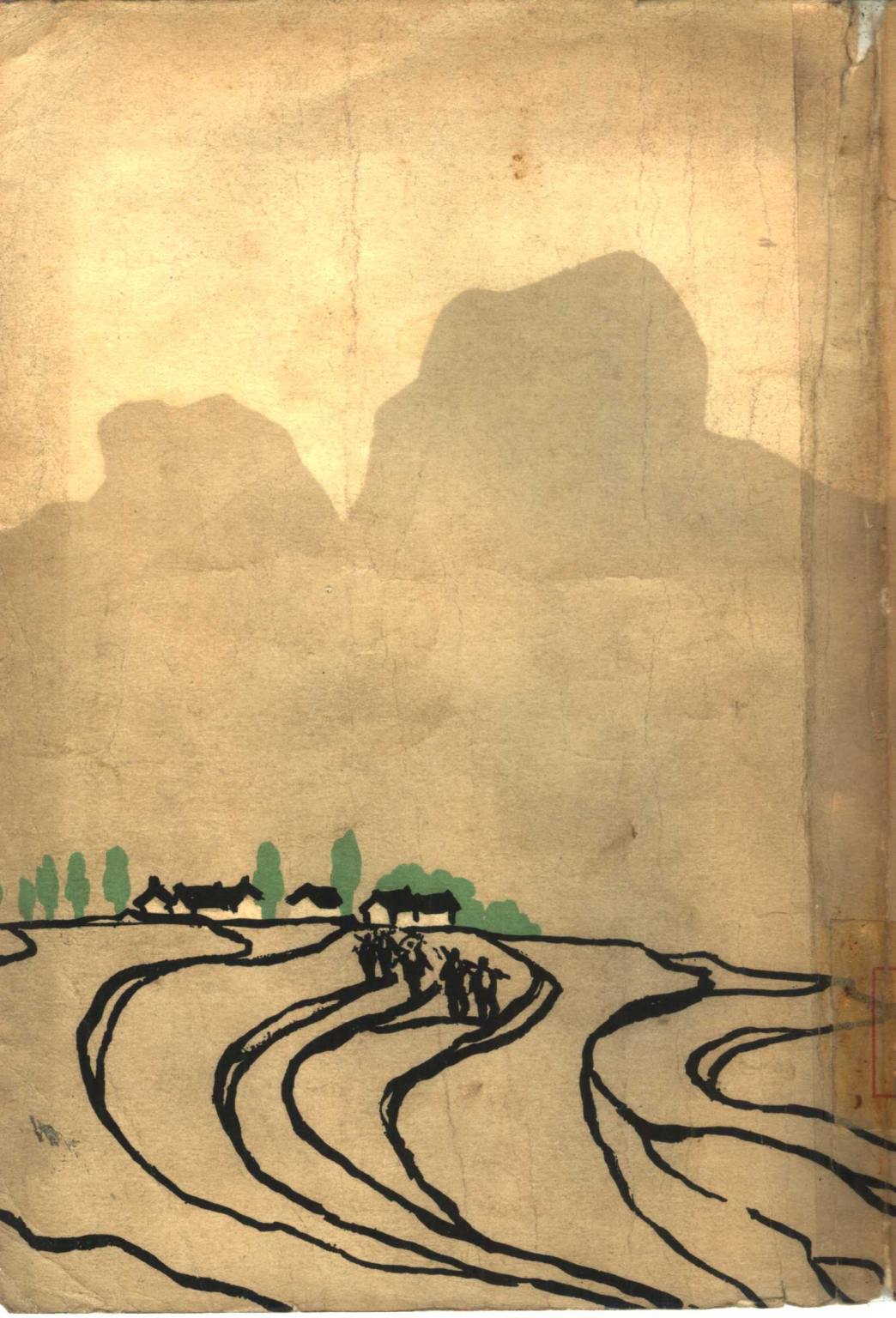
由于在群众中放手地进行了思想战綫和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論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他們的政治觉悟和社会主义积极性都大大地提高了。

——刘少奇：《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从来也沒有看見人民群众像現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揚，意气風发。……大字报把“万馬齐瘖”的沉悶空气冲破了。……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

——毛澤东：《介紹一个合作社》

CA1314/01



(共两册)

統一書號：10020·1706

定 价： 2.35 元



目 次

第一章	不平常的春天·····	1
第二章	春寒和春暖·····	63
第三章	稀奇的請願·····	106
第四章	山雨欲來·····	141
第五章	突然事件·····	190
第六章	第一次交鋒·····	240
第七章	戶口·····	298
第八章	轉折·····	363
第九章	決戰·····	407
第十章	形形色色的辯論·····	467
第十一章	大辯大論開天門·····	507
第十二章	粗風猛雨試真金·····	555
第十三章	不躍進不過癮·····	615
第十四章	大躍進的头一炮·····	670
第十五章	更不平常的春天·····	727

第一章 不平常的春天

春末夏初，天气多变。忽然一阵燥热，忽然一阵阴凉。刚刚还是火亮的太阳，忽然却不明不白地窜出来簇簇的乌云，紧接着就是电閃雷鸣，天昏地暗。只不过雷电过后可从沒見到过一綫雨絲，一个雨滴。往往眼看有一場好雨，沒料想又卷起一阵邪風，把滿天的云彩給刮得无影无踪。这是在一九五七年。河北省的部分农村又碰到了天旱。

这河北省有个灵河县，县里有一片靠山近水的丘陵地区。这一片丘陵上有个麒麟庄，这个村子在一九五七年也碰到了春旱，并且他們在前一年还鬧了一場大水。不过麒麟庄早已和全国的农村一样实现了合作化，他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个办得比較先进的老社。因此他們尽管水旱相連，困难不小，甚至粮食都不怎么够吃，但村子里倒依然照样是一片春光。人們在地里播种施肥，在井上和河边提水抗旱。村当間几树桃花正开的粉紅鮮嫩，村边上的柳树都挂滿了翠綠的枝枝。眼前还正是一九五七年那个惊天动地的大鳴大放时期，村里的整風运动才剛剛发动，可也立即像一阵春風吹遍了各家各戶。这一天农业社的一伙人正在村边上河堤附近突击抗旱，这伙人便也是一边兴兴冲

冲地做活，一边欢欢嚷嚷在議論村里的整風問題。

只听得一个妇女在敞口儿吆喝：“喂喂，整風主要是整咱們党员干部！”这是村里农业社的副社长，四十来岁，长的高大壮实，名叫孟大紅。当时正是人們剛剛歇乏的工夫，大家都忙着在河堤边一棵大楸树底下找阴凉落坐；女社长却气儿都不喘地哇啦啦直嚷：“大伙儿来吧！开炮吧！”她面对人群当头一站，不累不乏地两手叉腰，接过人們剛才的議論跟着又叫道：“先对准咱們开炮！对准我孟大紅开炮！我說，剛才你們可都还根本沒沾我碰我哩！”

有个楞葱葱的姑娘果然应声一炮。她纵起身来直朝女社长跟前一窜，伸出个巴掌对住人家当胸一甩，同时脆响連天地吼喊：

“你沒事！不用說咱这一伙没人跟你开炮，村里大字报也沒人敢跟你开炮！”这闺女火辣辣蹦跳得满头乱发飘飘舞舞，却原来根本不是乱放炮伤人，而是在保护她的女社长。“我倒要看看誰敢跟你开炮！”姑娘又磨牙裂嘴地一扭身对住大伙，两条胳膊往后腰上使劲一勒，就像掉过了炮口要向着人群轰击似的，好个煞利惊人的派势！紧跟着又揚臉楞声地冲天叫道：“咱們女副社长沒事！該拿来当靶子的，是咱們正社长！該挨炮轰的是咱們大社长的作風！我看这两天鳴啊放的也還沒怎么沾他碰他！要整風，就該着炮火噹噹轰他个六够！”

說完，面不改色，通的一下坐进了人群。

这闺女好不潑野凶蛮，这两下又来的好不突然和玄妙。一時間誰都鬧不清她那緣由根底，制不住早已傻呆呆地一片啞靜，不知要怎么样張嘴接碴儿。再說她原也是个没人敢惹的楞姑娘，是个黑楞黑楞的野闺女。名字就叫楞姐，长的野气勃勃但又标

致引人。又是生产上的突击尖兵，还是青年团的先锋战士。做活的工夫从来都闷头子咬牙狠干，日常的情绪总也是火气腾腾。简直算得个又邪，又美，又辣，又香，热烈芬芳而又烫手烫脚。刚才在地里就依然是只卖力气没卖嘴，如今冷不防倒来了个摔打砸拉。而她这一套耍闹过去也并不少见，村子里逢当这种场合，也简直很少有人敢摸敢动。不过女社长同她倒能特殊而随和地来往，现在也是孟大红自自然然接上她的吼喊嚷叫，巴掌啪啪啪地对着人家哈哈笑道：

“我说楞闺女，如今正是旱情紧急，你这可哪儿来的山洪暴雨哇？你能包庇的我没一点儿错误？你一劲儿要对正社长开炮，莫非咱们但只要整好了社长的缺点，村里社里就能以万事大吉，百花齐放哪？哈哈哈！”

不料这一回楞姐竟只是脑袋一扎，再不吭声。这么一来，大家自也慢慢冷静了一些，同时便慢慢揣摩到了一点这闺女刚才那股烈劲儿的底细。看来她当然是对社长的作风很不满意，但人们却记得这两天她还没提过什么意见；而刚才大家在地里的鸣放，又并没怎么集中批评社长——大概就这样给一个楞闺女憋上了满肚子天真的闷气，忍不住要那么虎辣辣发作出来的吧！

有些人一层一层地推想到这儿，不免陡然地给这野姑娘逗的心里直乐。同时就有个矮矮的壮年汉子不冷不热地说道：

“噫！要论社长的作风啊，倒确是有些缺点！不过那可不是咱们整风的主要问题！”

“唏？什么是你那主要问题？”楞姐猛又脖子一拧，两眼火瞪着矮个儿直问。

矮个儿避开楞姑娘的眼色，慢腾腾站起来说：“我这主要问题跟全社全村大伙儿一样，就是人们嘴上跟大字报上都正

在鳴放的，叫个水利問題！”

“呸呸！沒話找話！耗子磨牙！百花齊放你这是放的个臭美，鬧了个粪堆上开花！”楞姑娘又脆嗓利声的登登往起一站。并且閃回身抓过張铁鍬当头一舉，直往不远处一个粪堆上呼的扔过去；鍬板插进粪堆，凌空而立，她可气都不喘，張嘴又道：“单說咱們村去年鬧水，今年鬧旱，这水利二字还用着你来提头儿？你那記性儿該沒叫狼給叼走？不記得老支書早在合作化的工夫，就說过水利的事？”她掄起条胳膊徑朝对面院牆一指，那院落正是麒麟庄党支部書記的家。“那工夫老支書就說，咱們村几百戶人家虽都算得是合作化了，可还有个老天爷不肯跟咱們合作哩！”

“着哇！楞姑娘！”矮个儿赶忙轉过眼直望住楞姐，身子一顫一跳地高声答話，“咱們这意見可不就一致哪？咱們这整風的主要問題呀，嘿——就得在水利上跟老天爷干仗！”一边說，一边胳膊騰空一晃。他这人战争时期的民兵出身，名叫刘海生，也是个干仗动武不离嘴，并且自认要处处坚持原則的好汉。他接着又說：“楞閨女！村里大字报上也大都是提的水利問題！哼哼，可你为啥又要一勁儿对准社长放炮鳴枪？你这百花齊放呀，才真叫放了个臭炮哩！”

人群不觉都突然哄笑了起来。大家是在贊美这一男一女的旗鼓相当，更是在叹服矮个儿刘海生敢于頂撞楞姑娘的胆量。却沒想楞姐神鬼不知地一步閃射到那粪堆边上，冷丁抽出铁鍬，对住刘海生虛晃着嗖的一劈，但又突然天真得噗哧一笑，不等人們反应便很快忍住笑叫道：

“我問你！老天爷能使鍬做活？能放炮鳴枪？”两手給铁鍬往腰里一摟，好像收回了枪刺，又要立即刺出去一般；同时接着

說道：“老天爺歸人管！要跟老天爺干仗，光靠大字報你屁事也不頂！根本就得有好的領導！咱們大社長若不挨挨整，改改樣，就別想指望他領頭干掉那老天爺！”

劉海生依然擺出個堅持原則的派頭，神色從容地接過話又反問：“莫非咱們水利上的事，就都得怨社長，靠社長？”

楞姐也緊跟上答道：“你反正他有一份主要責任！”

劉海生又道：“你反正主要問題是水利，不是社長！”

楞姐身子狠狠一扭，鐵鍬猛往地下一戳，“整風你就得整幹部！搞水利也得先整幹部，反正整不上個老天爺！”

顯然他們這是楞生生的頂牛，却誰知這楞頂生拉的爭論竟也很快擴展到了整個歇乏的人群里。一時間只見好些人站起來你喊我嚷，陣勢還像是同樣跟着海生和楞姐分成了兩派似的。劉海生趕忙四處張羅，團結那些擁護自己的群眾。楞閨女却手抱鐵鍬往地下一坐，獨個兒直嘸着兩片紅嘴唇。

女社長孟大紅也跟着人群笑喊起來：“好哇！這可真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呀，哈哈！”她這人從來無慮無憂，心寬肚大。笑笑嚷嚷的接着又號召道：“我說，大伙兒可還得對准我開開炮啊！”

這一回卻沒人理睬她的話。看來劉海生提到的水利真好像是麒麟莊整風當中的一個關鍵，而楞姐對社長轰的兩炮也好像代表了一些人的要求。大家只顧着自由結組和串連，議論的喧騰一片。不遠處的河堤上正有一台鍋駝機不歇不停地歡鬧，更給人們這地頭鳴放助長得好不聲威勢壯，熱火熊熊。

不過這場爭論倒也並不是那麼激烈和認真，多數的人都只是一邊喝水抽煙，一邊大大落落地笑言笑語。這工夫四野的春風也一陣陣吹去了人們的疲累，那烏油油鋪天蓋地的楸樹葉，更晃晃搖搖地不斷給大家送上舒暢和清涼。不知從哪兒飄來一

片片粉鮮鮮和紅艳艳的桃花瓣儿，那树頂上的晴空里不时还唧唧啾啾飞过几只黑脑袋黄尾巴的山鳥。眼面前乍一看甚至都并沒多少旱象，倒反而显得处处清清朝朝，人們的鳴放也同样是順口随心。

忽然間，那位心寬肚大的孟社长竟也会想起一桩心事。她猛一噤冷，暗自啲的一声，又赶忙咽下一口气儿，抓住刘海生悄悄說道：

“快快地小声点儿！”同时朝对面的院牆一指。“老支书正在家里养病，可別瞎吵八嚷地打扰了他！”說完，拿嘴暗示着跟大伙儿唠了唠。

海生不觉也惊楞了一下，一边往嘴里抽了口气，一边順着女社长的暗示，跟她一道分头悄悄地安頓众人。果然大家都立即警觉起来，一个一个赶忙压低了嗓子。唯有楞姑娘跟誰都不一样，她听了女社长的吩咐，反倒哈的一声，輕快得烟消云散，勁气勃勃地站起来笑道：

“嘿，怕惊动了老支书？我看哪，哈哈，这倒正好！这儿可正好找找人家，給咱們的放炮鳴枪作作結論呢！”

話沒說完，兴冲冲抬腿就往支书那院落直闖。孟大红慌忙扑了过去，抓住她就拉拉拽拽地再不放松。这时光刘海生已領着大家，順河堤往东边地里拥过去。女社长便也拖着楞姐一直往东，一边悶声悶气地使勁儿对大家說道：

“喂喂，咱們是鳴放、生产两不误噢！抗旱要紧！做活儿去吧！”扭过臉又对楞姐說：“傻闺女！可不能一股勁儿处处点火！支书眼看还下不来炕，咱們可不能惊动的他，又为村里的工作操心瀝血哇！”

二

其实村边上这伙人吵吵叫叫的，早已惊动了他們的党支部書記。只不过这支书一時間还没立即鬧清，他們吵叫的是怎么回事。

这支书就住在村子东北角上那棵大楸树旁边，一个小破院，三間老北屋。这是麒麟庄建党以来的老支部書記，名叫刘成旺，五十八岁。这老汉几十年風風雨雨，为工作几乎都日夜不落家。但最近这些时却給一条右腿瘫在了炕头，半年多沒下过地。他家里又人口稀少。跟前沒閨女，只一个儿子也在外边工作，日常过日子仅仅剩得老两口儿。老伴白天还总在社里做营生，这就光給丢下个老汉孤零零守院子。不过这老汉照样心情开朗。他长的瘦小精悍，头发胡子都宛如黑油油的濃墨，两只眼更像两顆烏金。并且神态从容，气色旺壯，即便独自一个也整日里忙忙碌碌，热热烘烘。

这一天，刘成旺也跟往日一样正呆在炕头上忙活。他住着北房的东間小屋，东北山墙外那棵碧烏烏的大楸树上伸过来一根又粗又长的枝干，直搭落到他院子里，在他跟前的方格子紙窗上撒下一层水墨似的淡影；他也就披着那輕紗树影，一会儿編着荆条筐，累了又看看书报，后来并使鉛笔在一个本本上聚意凝神地写画着什么。也就正在他写写画画的工夫，突然听得墙外人声喧嚷。老汉不觉两眼一怔，立即擱下本本和鉛笔，直起身子，习惯自然地察听了起来。可惜鍋駝机轰轰的震响和楸树叶嘩嘩的吵鬧，給扰乱得辨不清人們爭論的底細，只迷迷蒙蒙听到几个鳴放、水利、社长一类詞儿。这样一来，支书免不了更加出神入

定地耍开了呆楞。要知道仅仅是整風鳴放这几个詞儿就已够把他抓住。他早听人传达过党的整風指示，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了解到这是合作化以后为了推进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革命措施。并且他还把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同村里的情况联系着考虑了两天，最后更打心眼儿里认定了他们村实在很有整風的必要。因而他好不容易从呆楞当中醒轉来以后，一边制不住啊的一声叹息，一边就想要馬上找人問問村里整風的情由。

恰恰在这时，院里又巧不巧响起了一个人的脚步。刘成旺立即哈的一声，两眼一鼓，臉上也浮起輕紗淡影般的笑意，一面舒松地叫了起来：

“小寬！寬子！”

只見門帘一展，輕捷地跳进来一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这是麒麟庄农业社的秘书，他正好也是要来給支书汇报村里整風的情况。但不知这家伙怎会那么样勁头十足，他一步一顛地跑跳得剛剛站稳，嘴里还呼呼直喘呢，可就喜洋洋快言快語說道：

“好消息！老支书，咱們今天是双喜臨門！”

老支书眯着一只眼儿看住人家，毫沒什么老神老态，而是很信服似地半真半假笑道：“什么喜呀乐哩！小寬子，別看着我，就光給报喜不报忧哇！”

秘书名叫齐小寬，还兼着社里的會計。长的高个子，大眼睛，俊秀精灵，周身上下都透着嫩嫩生生的朝气。他急忙忙赶着分辯，但又摆弄得穩重而認真地說：

“噯噯，我报喜不报忧哩？我可从来都是实事求是的呀！”这小寬子好說个名詞，讲点理論。他腿杆紧貼在炕沿上，伸出手来数落着道：“你可知道村里的整風开展得多快？才两天工夫，就

貼了一百多張大字報哪！這，這不是一件喜事？嘻嘻！”

劉成旺猛然腦袋一揚，真個的心里一喜。這才是口渴的工夫送來的甜水，瞌睡的時候遞過的枕头！他趕忙收住了對待小寬子那套要笑不笑的神情，變的冷靜得宛如樹影不動，水無波，只剩下一對眼水清透亮地看住人家，同時小聲問着大字報都說了些什麼事。寬子給他那招人敬畏的兩只眼盯的咽了口唾沫，顯得更加嚴肅地又跪着一根指頭說：

“大字報主要是要求根治村里的水旱。老支書，你跟咱們縣楊縣長不早說過，咱們的主要矛盾就是這問題？現在人們這鳴放、揭露的矛盾不是抓的正好？嘿，眼下咱們這整風不也就方向明確哪？”他露着白牙憨憨地笑了笑，嘴頭子怕人封住似地搶着往下直說：“這不也是一喜？你再聽我念一段大字報上的快板。”一邊念道：

開篇鳴放說麒麟，二十多年滿地紅！
滅盡敵人倡合作，獨有天公不服馴；
水卷黃糧千戶白，山連赤地萬家窮。
要放百花該咋辦？斗水擒天扎富根！

“這快板編的不賴吧？”小寬好不神聖地反背着兩只手說，“咱們這整風算得是開展的又快又准吧？你說這不叫双喜臨門？嘿哈哈！”

劉成旺照樣冷靜深沉，心里却忍不住一陣酸甜麻痒。想起剛才牆外河堤上人們嚷嚷的水利、水利，不用說，自也跟小寬的匯報同是一件事，而这也确是一件大喜事兒。他們這一带是個二十多年的老解放區，三大敵人都早已給打敗，却還有一個老天爺沒給徹底降服。直鬧得麒麟莊又窮又白，水旱連年。當然他們